



《我们忧伤的身体》

傅菲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生而为人，与这个奇妙的世界相遇，如同经历四季一般也经历生命的春夏秋冬，这本应是一个欢愉的过程，但因生命的有限性，身体的脆弱性，生命中才有了伤别离、爱恨怨，时间才有了概念，珍惜才有了意义。

世界是心灵的镜像

在《我们忧伤的身体》中，傅菲以生命与世界的相逢为引，用忧伤诗意的笔调，讲述我们的眼、耳、口、声音、气息、头发、手足，思念、悲伤、眼泪、梦幻，乃至生老病死。这些我们视为平常的东西，在傅菲的笔下，多情而又浪漫，忧伤时而如潮涌、时而如暗流。这是一本散文集，却写成了动人的身体美学、身体诗学，让我们不再怀疑人的身体与生俱来的美，与生俱来的感知世界、连接世界的能力。身体不是沉重的，它为我们赋能，让我们与万事万物产生联系，让外界成为心灵的镜像，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与众不同。

去北大看看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这种看看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一种深入的触摸。一则在北大，她是读书人尤其是文科学生心中向往的神殿之一，我也不例外；二则我与北大的某种缘分——我的硕士生导师和一位博士生导师均毕业于北大，我似乎有义务去北大感受一下她的精气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有幸以一名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北大待了近两年，近距离感受这座百年高等学府的气息，了却了人生一大心愿。访学生活是多方面的，这里只简单说说我在北大读书的一点情况。

在北大，几乎每位导师都有自己的读书会。导师们若不忙，一般都会参加，完了之后大都是聚餐——既享受精神，又享用物质。我的访学导师陈晓明教授的读书会定在每周五下午。由于陈老师是中文系主任，还有一些社会头衔，很忙，大部分时间是我们自己在读书。一般由提前安排好的某位博士或者硕士带领大家读一部著作中的某些

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的，血肉之躯，但身体并不能等同于物质。面对同一座高山，有人看到的是恢弘、有人看到的是险峻，有人看到的是奇绝；我们用耳朵听风听雨听世界，但每一个人听到的声音又是不同的，惊雷贯耳还是雨落呢喃，全在心念之间；我们用手去触摸世界，但每个人触碰到的世界温度是不同的，冷暖全在心间。我们的身体如此奇妙，不同的神经回路、认知系统，让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感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脸是生命的试纸

就一张脸而言，它是我们心灵乃至生命的滴液试纸。不信你看，那些经历过生活愁苦、悲辛的人，脸上无不写着风霜；那些常年郁郁不欢、伤心失意的人，脸上也注定写着哀愁；常年受压抑，自信心被打击、缺乏安全感的人，脸上写满了胆怯，衰老也会提前而至。

正如傅菲所言“时间是液体的，从心脏出发，在人体内日夜流淌，它所夹带的泥尘、病毒、霉菌、放射物、黑暗的光，最后在脸部滞留淤积，形成形态各异的图案”。脸和骨头一样，都是人生命的年轮，一切经历造不得假，有心人看一眼你的面容，就大致知道你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心境。而在我们化为泥土之际，仅存的骸骨，仍会代你诉说过往，你所经历的，都由身体记录在案。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请让他（她）开心，你所付出的耐心，你的软语温存，你的细心呵护，全部会凝结在他（她）的眼角眉梢，化成云淡风轻、岁月静好的笑容。反之，经历过心灵地震的人，脸上总有印痕，柔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僵硬或是一根根看不见的刺，

生命与世界的相逢

胡艳丽

刺向他人也刺向自己。很多时候，人并不是老于岁月，而是老于经历，老于过往，老于伤心。

傅菲看一个人的眼睛，不是看眉眼弯弯，不是看波心荡漾，而是眼里的星空，眼里的浩瀚。傅菲少年时，母亲借米空手而归，坐在灶火前，火苗在她眼里跳跃，“她的眼球那么大那么空，以至于容不下一滴泪水，像天空容不下雨”。一个人的手，更是情感的器官，它一程一程的与人挥别，一程一程的与人相握，在挥别与相握间便已是半生的辗转。母亲在站台挥别的手，永远印在了少年的心间，从此归程便成了心之所往；而有些人，一经挥别，便是此生不再相见。

身体是经历的勋章

傅菲的文字从不回避苦难、衰老和死亡，不论是生命的离去，还是死亡的意象都随处可见，写到眼睛，他又写到亲人临别之泪，那是她在世间留下的最后一滴不舍之泪。写到耳朵，“距耳朵最近的另一个世界，是我聆听到的另一个人的心跳”，此时它诉说着真情、深情和天长地久，而在另一时，这曾经最美妙的声音，也化成了匕首，当初的那些动人的话，比风消散得还快。耳朵听到的何尝仅仅是情话？这世间太多的是非，太多的美妙、太多的纷攘、太多的宁静，无不是由耳入心，由心消化至血液，再爬上眉尖。与其去听那些伤人的话，不如用这一双耳朵去听听自然的声音，雨落、花开、虫鸣、树木生长，万物生发；听一听茶入杯盏回旋的宁静，听一听笔在宣纸上舞蹈的曼妙，听一听阅读时心的声音……

这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拥抱，那片刻的温暖，足以慰藉一个人多年的孤单与无助，张开的双

臂，贴紧的身体，碰触到一起的脸颊，听得彼此的彼此的心跳，似乎都在诉说着包容、信任，对彼此的珍惜。但拥抱并不意味着守候。傅菲太清醒，以至他唯美的笔触下，总是流淌着伤痛的血液：“拥抱是重逢，也是再别离，或者是永别离”。那一刻的深情所动，转眼就不过是一个幻像，一转身各人各的世界，各走各的路，忙碌让彼此间难再想起，而不同的路，铸就的将是不同的视野与见识，而“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集也仅仅限于过往，限于这一刻的沉醉。这世界太薄凉，终究是承载不住一个深情的拥抱。正如傅菲说，渴望拥抱的人是孤独的，拥抱那一刻是绽放，以后便是凋零，一瓣一瓣地凋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世间如此拥挤，又有太多的孤独者。

在傅菲的文字中，不论是声音、气息、身体，都时刻与悲伤、孤独相连，而在文字的另一头，则牵涉着疾病与死亡。在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中，永恒都不存在，正因为生命的短暂人生才值得加倍珍惜；正因为生命中的一些人，短暂交错后便不再有交集，过往才值得回忆；正因为青春易逝，转瞬不回，那轻狂的少年时光，也才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显得愈加美好；而那些伤心的记忆、身体上留下的病痛疤痕，也因生命的有限，而成了过往的勋章。

不论是美妙的、痛苦的、欢愉的、孤单的，这一切的一切，正和外部世界的流云飞瀑、花草树木，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或热烈或孤独的生活一起，构成生命的种种镜像。在有生之年，在可以用眼、耳、口、鼻、手，乃至每一寸肌肤感知外部世界的时候，按自己的方式，尽情地绽放，才不枉这充满灵性的身体来人间走一回。

燕园读书记

陈宗俊

章节，并穿插着大家的交流与讨论。陈老师的研究以理论分析见长，所以我们的读书会就很有导师特色：读理论著作。这一年我们只精读了一本书——德国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读这本书，必须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尤其是西方哲学知识背景。说实话，我读得很累，现在有些地方仍一知半解。但快乐是主要的，氤氲在读书会上的那种氛围，是一种幸福。

在北大读书的另一主要方面是自学。每位到北大的访问学者，大都带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就我个人而言，除了阅读与我所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关书籍外，最大的收获是在北大课堂上或者在平时学

术交流时，老师们或者一些学者们讲到某些著作，而我以前又没读过，于是就趁机到图书馆借来翻一翻。如英国作家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美国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等著作就是以这种方式阅读的，收获不小。

顺带讲一下北大图书馆。馆名是小平同志题的。北大图书馆号称全亚洲第二大高校图书馆，在中国仅次于国家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其中不乏收藏有一些名家的手稿，很是珍贵。另外，北大图书馆开放时间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一年也就法定节假日闭馆，其余时间都开放。开放时间也长，一般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半，在期末考试

期间，晚上延长至十二点。图书馆里面的硬件软件都很好。座位需要提前去，一般到上午八点半左右就没有座位了。来这里看书的不仅仅有学生，一些老师们也在这里自习，甚至包括一些退休的老师。我就经常看到一位银发老人在二楼的一个自习区抄抄写写，很是感人。

宋代程颐云：“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回首近一年的燕园访学读书经历，无论是收获还是遗憾，于我都是人生的一段美好回忆。

（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